

荒山屠龍記

新派武俠精粹

江上客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荒山屠龙记

上 册

江上客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荒山屠龙记

中 册

江上客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荒山屠龙记

下 册

江上客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92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(007)号

责任编辑: 朱成蓉

封面设计: 邓旭

荒山屠龙记

江上客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成都七二三四工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 印张 25.5 插页 18

字数 520 千

1992年6月第一版

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套

ISBN7-5411-0912-6/I·842

定价 12.80 元/套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内容简介

元末，天下大乱，义军蜂起。

青龙山庄，群雄毕集。退隐镖师苏铁方之女苏玉莲，冰雪聪明，活泼顽皮，她师事武林名宿，屡获奇遇，终成惊人武功。

瀚浩武林，腥风血雨。在游侠江湖过程中，苏玉莲先后结识了宋代杨门之女杨玉莹及侠女沈小玲，三人情同手足，联袂纵横于大江南北。惩汉奸，除凶顽，扬善锄恶，侠名远播。

元廷走卒，武林败类武潘安蒋宏达、邵五郎及柏立坚等均垂涎她们的美色、武功，欲与她们结为连理，互不相让，并因此自相残杀，终先后毙命。在经历了数年波折之后，苏玉莲终与心上人白马少年金福姻成缘就。其余两女亦分别找到了各自的归宿。

最后，武林侠士纷纷加入抗元义军，共谋反元的民族斗争大业。

本书情节迭宕起伏，惊险曲折，人物形象丰满生动，溶侠义与人情于一炉，极具可读性。掩卷之后，必令人神思不已。

幽州夜饮

凉风吹夜雨，萧瑟动寒林；正有高堂宴，能忘迟暮心。
军中宜剑舞，塞上重笳音；不作边城将，谁知恩遇深？

这是初秋的一个傍晚。天气还是热得怕人，斜阳余辉射到身上，如受火炙一样地难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年轻人正骑着一匹神骏的白马，追云逐电地飞奔，把一团团的黄尘扬上了半天。

这匹马本来已跑得很快的了，马上少年似乎还不十分满意，依然神情焦急。这样跑了一程又一程，转眼就远去了几十里，到达了一座名叫青龙山的山边。少年看了一眼青龙山，轻轻叹了口气，似是抱歉，又似是安慰地说：“马儿啊！你又把我带到青龙山了。可是人呢？早不见了！我们也许白跑了！”

少年口虽这么说，却没有下马，只对青龙山膘了一眼，又骑着白马风驰电掣地狂奔。

正值这个少年纵马狂奔的同时，青龙山上的青龙山庄正在大开筵席，场面十分热闹。

青龙山庄庄主，姓苏名铁方，早年曾是江湖上极负盛名的镖师，生平惯用一柄七斤四两的厚背三环刀。人生得壮壮实实，十分威武。青龙庄是他的祖居之地。这一天，正是他的五十寿辰。苏铁方是两年前才收山的。

苏铁方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大的二十三岁，已订

了亲，第二个正好是十八岁，待字闺中。他这次大宴亲朋，一方面固然是亲友们盛情祝贺，另方面边想替他的小女儿找个好女婿。这个意思，苏铁方早已对几个最好的朋友透过口风，并请他们帮忙。

苏铁方既是一个成名人物，一般年轻的小伙子，自然都希望做他的女婿。苏铁方要在五十大寿时筵前招婿的消息一传出去，立即轰动了一些江湖朋友。苏铁方的长女，是出了名的玉美人，武功相貌都是超人的，江湖朋友早已耳闻目睹。可是他的幼女呢？谁也没有见过，谁都不大清楚，背地里传出了两种极端相反的意见：一种是说，玉美人长得这么俊俏，她妹妹就算不及她，也一定不俗。另一种是说，玉美人是个出类拔萃美女子，所以她爹爹让她抛头露面，她妹妹既然深藏闺中，不敢见人，就算不是个丑八怪，也决不会是个美人儿，必定有什么大缺憾！

这一天终于到了，祝寿棚中坐满了近百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。玉美人就像是一只美丽的蝴蝶，在场中飞来飞去，立即吸引了所有年青人的目光。可是她妹妹呢？还是没有露过脸，少年人固然没有看到，就是那些女客，也没一个人见过玉美人的妹妹一面。

筵席已经摆开了，玉美人的妹妹还没有出现！苏铁方高举着酒杯向各亲友致谢，对幼女并不在场一事，连提也不提。玉美人和未婚夫坐在一起，神采正扬，犹如红花配绿叶，倍增娇艳。

酒近三巡了，一个姓黄的高个子忍不住问道：“苏大哥，今天是你的五十大寿，我们得以参加盛会，实在万分荣幸。二小姐至今未到，你大哥实在也太大意了，怎么在这个时候还

让她出门？”姓黄的此言一出，附和之声四起，都说苏铁方不是。玉美人正要替爹爹解围，苏铁方自己却哈哈大笑起来了。

苏铁方请众人先吃了一杯才说：“黄兄弟说得对！按理，我是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小女出门的。不过，我也只能认一半错，另一半应该由内子负责！她把小女自小娇纵惯了，说做就做，比她姐姐还要不肯听人劝说。那是半个月前了，她说去外边转一转，顺便给我弄点寿礼来，我和她姐姐虽是多次劝止，她还是不听，终于走了。不过，她说过今天一定赶回来，决不会误期，她是十分守信约的，现在还未到二更，她也许还在途中，三更前后一定会到，黄兄弟请不用为她担心！”

苏铁方这话众人都听得面面相觑，暗暗思量！正在这个时候，一阵铃声夹着马蹄声传来众人都以为是苏铁方的女儿来了，哪知一看苏铁方，他却神色大变，十分紧张，再看玉美人，也是神色有变，这才暗暗吃惊。

蹄声已止，铃声未绝，棚外已传进来一阵十分刺耳的桀桀怪笑，令人都感到一阵寒意。苏铁方站了起来，铁青着脸色，冷冷地喝道：“是三菱镖古大超兄和黑天鹅吗？你找我姓苏的有什么事？”

棚外男的又是一阵桀桀怪笑，也是冷冷地说：“姓苏的，你就这样招待好朋友吗？连一杯喜酒也舍不得？”

女的阴恻恻地说：“苏铁方，真有你的，居然还认得黑天鹅的声音！三年前的约会你忘了吗？我今天是找你算帐来的，可不是要来喝你的喜酒！你不会不知道老娘的性子，趁这机会快交代交代后事吧，我可不耐烦等呢！”

棚内众人听到笑声，已经不寒而栗，见来人真是黑天鹅和三菱镖，更是肌内震颤，惴惴不安。苏铁方这时已走到门

口，面向门外，喝道：“三年前我们已经不是了结啦？你们当时已经当着铁冠道长面前说过永不寻仇的了，怎么今天还要来胡闹？”

黑天鹅怒道：“你别想再用铁冠老贼唬吓我，我黑天鹅岂是甘受人欺凌的？你别做梦了，我三个徒弟都死在你手中，你可逃不出老娘手里。”她双眼一睁，寒光四射，苏铁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

棚内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谈：有的主张出手相帮；有的认为黑天鹅和三菱镖心狠手黑，武功又高，未必是他对手，还是少管闲事为妙；有的更后悔不该来参加这次宴会，自找麻烦！

在场数十人，平时谁都称兄道弟，亲亲热热，在这利害关头，能够挺身而出的，只有三分一左右，他们都跟着玉美人，到了苏铁方的后面。

三菱镖古大超见三四十人涌出棚外，双掌一击，厉声喝道：“各位听清了，我找姓苏的是冤有头债有主，和各位毫不相干，如果各位看得起我三菱镖，不加防阻，我也不会和各位为难，要是各位不自量力，一定要跟我三菱镖过不去，嘿！那可就请各位自己小心，别说我三菱镖出手太毒！”

他话声刚完，黑天鹅又接口道：“你们到底是袖手旁观还是陪苏铁方去死，先说个明白，免得我碍手碍脚！”她那一席话，顿时把众人都激怒了，连本来袖手旁观的人，也都忍耐不住，走出了棚外，暗暗准备。本来就要出手的那些人，更是厉声指责，声明立场！黑天鹅见众人都说要帮苏铁方，也不再说什么，仰首一声厉叫，风动云涌，炎夏天气，各人也感到全身发寒。

正惊惶间，黑天鹅身形闪动，双手齐挥，“劈劈拍拍”之声四起，惊叫惨叫之声交夹。在混乱中，突然传出黑天鹅一声厉喝，跟着就看到她抓了两个人从苏铁方头上飞了过去，双手一扬，大喝一声：“去！”已把抓着的两个人掷了出去，一个掷到了苏铁方跟前，一个掷到姓黄那高个子跟前。他们接在手中，忙伸手一探，却都已气绝了。苏铁方大喝道：“黑天鹅，有种的就冲着我来好了！动拳头动刀枪，悉随尊便，我一准……”他还没有说完，只听得黑天鹅一声“接招！”一股劲风已经吹到面额。

苏铁方真有点功夫，他一觉风声，立即沉足退步，左掌一拨，先消来势；再进右掌，以“一柱擎天”过招。两个人掌风一撞，同时惊叫，各自被震退了两步。黑天鹅一声厉叫，一退又扑，两个人又狠狠地打在一起。

棚外这时已燃烧起不少火堆，黑天鹅和苏铁方都使出浑身解数，免起鹬落，闪左攻右。旁观众人只见他们人影闪动，掌风呼呼，四边的火焰东斜西倒，火花四溅。在酣斗中，黑天鹅突然暴喝：“苏铁方，再接我这招！”但见她双足一点，拔起二三丈高，再俯身下扑，双手已经握着双刀，寒风猎猎地朝着苏铁方，兜头猛斩下去了。

黑天鹅这一出手，在场各人都大出意外。苏铁方更是又惊又怒，大骂不休。但是，黑天鹅可不理这些，双刀在手，如虎添翼，疾扑不休。

苏铁方凭一双肉掌，哪敢硬接？连连后退，不断躲闪。正在惊惶这中，听到女儿一声大叫“爹爹！”侧头一望，玉美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把他的三环厚背刀拿来了，正以“抛砖引玉”一式，将刀掷给爹爹。苏铁方不禁大喜，俯身一扑，就

抓来刀，黑天鹅却十分歹毒，她双手一分，以一招“分波拨浪”，左手刀斜斩苏铁方右肋，右手刀向玉美人掷给爹爹的三环厚背刀一挑；挑高了二三丈。苏铁方退了一步，意是没有抓到。他这一怒可真厉害，拼出全力向黑天鹅左侧连发两掌，劲风如浪。黑天鹅也不敢硬接，双刀一绞，向后跳出了二丈。她这一退，正合了苏铁方的心意，他一招“白鹤冲天”，凌空拔起身子，恰恰握住了自己的三环厚背刀。黑天鹅一看上当，立时震怒，大骂道：“三菱镖，你怎么让姓苏的把刀接去！”招随声发，却向苏铁方进攻。

三菱镖道：“你急什么，难道他还会逃上天去，我总不能坏了江湖规矩，失了身份啊！”

黑天鹅喝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还不动手！”

苏铁方怒道：“你们就一起来吧，看我可怕你！”他一刀在手，又使出了威风，避招还手，拆招破式，无不恰到好处，两个人转眼又打了五六十招，还是攻守均等。

三菱镖虽说过不肯破坏武林规矩，以多胜少，失了身份，但是，当他看看黑天鹅似有不支之际，就再也不肯遵守自己的诺言了。

玉美人见三菱镖居然不顾信誉，出手助阵，又恨又急，父女情切，也顾不得自己功力远不及人，双钩一展，已经扑入战场，猛攻黑天鹅。苏铁方明知女儿不是敌人对手，喝止已来不及，只得奋起神威，振作精神，把一柄三环厚背刀使得风雨不透，还是无法挽救女儿的失手，玉美人动手还不到十招，就被三菱镖的虎尾鞭一卷。“哎哟”一声大叫，左手钩已飞上了半天，跌出了三四丈外，人也被震得跌出了三丈，要不是她的未婚夫婿及时赶到，把她抱住，一定跌得更惨！

火堆越点越多，火光也越来越猛，一束束的火苗冲上了半天，散成了无数小星星，一些熄灭了，一些又升了上去，连连不绝。参加寿宴的人，眼看玉美人败在三菱镖鞭下，苏铁方又越来越险，哪里还能袖手不理？何况黑天鹅和三菱镖两个人又大言不惭，尽情讽刺，更使众人无法忍受，六七个齐声大喝，把三菱镖和黑天鹅围在一起。

但是，这些人只是一些成名的镖师，武功还不及苏铁方高明，三菱镖的功夫又在黑天鹅之上，他挥动着一根六尺二寸的虎尾鞭，指东打西，攻左扑右，不到三十招，已把六七个镖师全都点上了穴道，一个又一个地抛了出去。在场旁观各人都被他这惊人声势所震，呆若木鸡，谁也不敢再动手。

苏铁方这时力拼黑天鹅，也渐渐觉得吃力，心头越跳越紧，看到女儿与朋友们连续惨败，十分难过，欲前往相助，却力有不逮，正要用出拼死招式，却听到一下清劲圆润的啸声掠过长空。接着又听到玉美人连续急啸两下，声急而锐，就知她的用意，心头一宽，气力倍增，一柄三环厚背刀，更是凌厉无比。

黑天鹅和三菱镖也听到啸声，情知有变，一齐抢攻，希望在十数招内先把苏铁方毁了再说。不过，这想法可落空了。正当各人狐疑不定之际，只听一阵紧急的马蹄声传来，一匹神骏非凡的大白马，飞到了众人面前。

众人还没有看清楚来人是谁，来人已趁白马飞纵之势，拔身而起，跃起了五六丈高，飞出有五六丈远，左手掌心向内，放在胸腹之间，右手的剑一连挽了六七个剑花，身子躲在一团方圆数尺的剑光中。真落斗场，人刚一落场，只听得一声妖叱，也不知用的什么招式，黑天鹅已然失声惨叫，掩腹而

逃，连丢了的左刀也不要了！

众人都看得十分惊奇，却看不清楚来人的身形脸相，只觉得她浑身上下一团红色，裹在剑光之内，红白相映，越发分明。这个女子正是苏铁方的幼女，她先行迫走黑天鹅之后，娇躯一挪，就挡在父亲面前，长剑横胸，沉腕进掌，中途化掌爪，以大擒拿的空手入白刃手法，抢抓三菱镖的虎尾鞭。

三菱镖也大吃一惊，撒招不迭。来人不肯就此放过，轻移娇躯，身形疾转，又化爪为掌，以“风雷交击”招式，左掌右剑，同时发击。

三菱镖沉手一鞭，便出“云转鹿洞”挡在胸前，鞭剑相交，“啞”地一声，虎尾鞭已经短了五六寸，胸前衣服也被削裂一道缺口，长及六尺。胸前微感痛辣，左手一摸，湿腻腻的竟是血水。三菱镖魂消天外，心胆俱寒，心头一颤，“三菱镖”立即出手。出手的三枚子母镖在距离对方一丈左右互碰，一变三，三变九，呜呜生风，分成九个部位向对方身上袭去，快如电光火石，旁观的人都失声大叫。

苏铁方父女情切，一急之下，挥刀就扑。可是他身形刚动，突见眼前一团银光，夹着一阵“叮叮##”的声音，女儿已经把九枚三菱镖完全碰出数丈外，化险为夷。只是这么一来，三菱镖古大超已经远去十数丈外，再也无法追赶了。

苏铁方见小女儿无恙，情悉冲动，喜极而泣，把女儿抱在怀中，久久不肯放下，口中连叫“莲儿”。后来，还是女儿提醒了他，说有许多人躺在地上，还未救治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苏铁方武功虽高，足可与黑天鹅相抗，却不会点穴，也不会解穴。他让女儿替受伤的人疗治。众人这时才看清苏玉莲的面貌。眉清目秀，俏丽非凡，在未见其人之前，各人都惊异

于玉美人的娇艳，既见玉莲，才知妹妹尤胜姐姐，武功之高，更是惊人。

尤其一班少年，目睹佳丽，惊为天人，众人都又惊又喜，心情异常复杂。苏玉莲玉指轻弹，就象施魔术一样，个个霍然而愈，纷纷站了起来，向她道谢。

连她姐姐的未婚夫婿也向她一揖到地，谢道：“二妹，刚才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爹有险我们也有险呢！你怎么不替姐姐看看呢？方才我看她的手腕伤得很厉害，不知可是被人家点了穴道！”

苏玉莲盈盈一笑，羞了一下姐夫说道：“你就只记得我姐姐！”说得众人哄然大笑。

玉美人却红着脸，瞪着眼说：“你别说人，疼着你的人……”苏玉莲不让姐姐说下去，看了姐姐红肿的手腕，故意失声惊叫，打断她的话头。然后又在姐姐耳边轻轻说了几句什么话，玉美人向爹爹和众人告辞一声，她就转回了家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玉美人一个人出来了。苏铁方和众人又回到棚中，玉美人低声她爹爹说：“爹，妹妹给她给你老人家带来了三十六个寿桃，妹妹说，她因为另外还有一点事，不再出来了！”

苏铁方道：“你妹妹真是胡闹，这样多的伯伯叔叔都想指教她，怎么就不出来？去！快把她叫来！”

玉美人还未起步，就听到妹妹叫道：“姐姐，你不用再找我了，我的马和剑都是借人家的，我要去还给人家啦！”语音未绝，蹄声已响。等玉美人追出，妹妹早已带着笑声去得远了。这马嘶声，人笑声，不但玉美人听得清楚，棚内众人也听得清楚。苏铁方摇了摇头，似是自豪，又似是慨叹地说：

“真没办法，这妮儿说干就干，大胆泼辣，我跟她姐姐全治不了她！她现在，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各位请千万别怪！”说着又是一笑。

只听得一个叫包耀的镖师问道：“苏大哥，在我们镖行中，你大哥的功夫本是首屈一指呱呱叫的，但是，刚才见玉美人她妹妹，似乎还在你大哥之上，不知她是何人高足？”包耀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感到兴趣，目注苏铁方，静待他的回答。

苏铁方脸色一红，有点尴尬地一笑，坦然说道：“包兄弟，你这问题我实在无法奉告，我一真就不曾见过玉莲的师父，她也守口如瓶，从不告诉我。这是实话，不信你们尽可以问玉娇。她们姐妹俩是无话不说，无所不谈的，就是不曾说过玉莲师父半句。我见她不说，自然也不好追问她，所以无法奉告！”

苏铁方这话大出众人意外。早先曾出过声的高个子黄佐林笑道：“苏大哥，这倒是一宗怪事，你既不知道玉莲姑娘的师父是谁，她怎能拜了人家为师？”

苏铁方道：“这又得归处于她的母亲了，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，那时玉莲只有六岁，人生得很弱，看相问卜，全说她命带克星，又犯五行破损，很难长大。其中有一个叫张铁嘴的相士便断定她过不了十岁大关，她母亲忧虑得不得了，后来就把玉莲许给人家做干女儿。那时我正在镖行中忙东忙西，也没心思理会这些，等到我发觉家中少了一个女儿时，她已失踪了四个多月，给她的干娘带走了！”

众人对苏铁方这话听得津津有味，全都静下等他再说下去，他喝了一口酒，也直接说了下去：“可是真见鬼，她的干娘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她母亲也说不清楚！我怕受了人家的拐

骗，就托人四出查访。黄兄弟，那时我还拜托过你呢，李兄和汤兄他们也给我帮了不少忙。但是，结果是一无所获，渐渐我也看淡了，不去理它。这样过了一整年，有一天我回家，却见玉莲躺在她母亲怀中，又白又胖，长得十分可爱。我追问原因，还是弄不明白。以后玉莲就这么忽然而来忽然而去，过得多了，我也习惯了，不再理她！一直到今天，她还是这个样子，爱回来就回来，说一句走，就去无踪。她师父是谁，干娘是谁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！”说着就拿起酒杯，一连喝了几口，似笑非笑，表情很是复杂。众人也如听神话，听完了还是解不开这个迷，黄佐林他们几个，记起前事，知道苏铁方说的确实话，更感到神秘莫测，胡猜不已！

后来有人问到玉莲的婚事，玉美人抢在爹爹之前说道：“爹爹，妹妹年纪还小，只有十八岁，我看还是迟一点再说吧，我刚才曾问过她，她说不必爹爹费心，将来再说，看来妹妹好象要她自己选择呢。”

苏铁方骂道：“胡说，这是什么事情，也容得她自己去选？儿女婚事，哪一个不是凭父母之命，媒约之言？哪曾有女孩子家自己选择夫婿的？如果让她自己胡闹，我这个做爹爹的还能有脸皮见人？”

他一席话说的玉美人脸色通红，但是，她还是劝道：“爹，你这话是有理，不过妹妹的性格你也知道的，如果不先和她说好，恐怕将来会有麻烦！”

苏铁方在这许多朋友面前，哪肯低头？断然说道：“她敢！儿女婚姻大事父母做不得主谁做得主？如果她敢放蛮，我就不认她做女儿！”

玉美人知道爹爹的脾性，恐怕越说越僵，见爹爹这么说